

# 徐國榮《中古感傷文學原論—— 漢魏六朝文士生命觀及其文學表述》述評

王妙純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 摘 要

漢魏六朝共八百餘年，歷經九個朝代，每一次的更替都是以無數生命和鮮血為代價的。頻繁的戰亂以及隨之而來的瘟疫和饑饉等，奪去了多少人的生命，包括很多富有才華的文士。倖存的文人不得不對生命的意義、本質、理想、價值進行多元的思考。生命問題對於士人的心靈影響尤巨，故漢魏六朝文學中多有生命的感傷情調。

徐國榮先生所著《中古感傷文學原論——漢魏六朝文士生命觀及其文學表述》一書，以漢魏六朝文士的「生命觀」、「生命文學」為考察內容，可謂抓住了時代的脈搏，透由作者系統化的考察，為讀者展示了一部內容豐富的六朝士人心靈史。

本論文共分六章：壹、前言。貳、《中古感傷文學原論》內容概述。參、《中古感傷文學原論》之特色。細分為三：一、選題切當新穎。二、章節安排有序。三、考察深入，屢有創見。肆、《中古感傷文學原論》待商榷之處。細分為四：一、專有名詞應予以統一。二、「士不遇」之主題只論至兩漢，未能述及魏晉六朝。三、感傷文學主題應可加上「死亡主題和墳墓意象」。四、可分析感傷情調的大時代背景。伍、結論。

**關鍵詞：**漢魏六朝、感傷文學、生命觀、生命文學

---

\*聯繫作者：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社會組，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 64 號。

Tel: +886-5-6315847

Fax: +886-5-6315838

E-mail: hope@nfu.edu.tw



## 壹、前言

徐國榮先生，1965年6月出生，安徽廬江人。1998年畢業於南京大學，獲博士學位，現為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出版過《中古感傷文學原論——漢魏六朝文士生命觀及其文學表述》、<sup>1</sup>《玄學和詩學》等專著，在《文學遺產》和《文藝研究》等刊物上發表過學術論文四十餘篇。主要研究方向和研究興趣：魏晉玄學，中古文學，學術史。<sup>2</sup>

《中古感傷文學原論——漢魏六朝文士生命觀及其文學表述》一書，原本是徐國榮先生在1998年之博士論文，後來經過重新修改、整理之後，在2001年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正式出版問世。其內容共分為六章，各章章名如下：第一章「生命意識和悲慨傳統」。第二章「感傷思潮的心理歷程」。第三章「喪葬文化和士人的生命安頓」。第四章「生死和超越」。第五章「哀悼文的體制」。第六章「感傷文學的主題與意象」。本書章節順序的安排頗得其師周勛初教授的讚賞：

國榮圍繞漢魏六朝生命觀這一主題，分別從上述諸多方面展開論證，從書中章節的安排上，即可知沈潛之深。全書首先從「生命意識和悲慨傳統」這一中心問題切入，開宗明義，促使讀者注意這一問題的內涵，介紹個人研究的路數，隨後即對「感傷思潮的心理歷程」進行史的考察。文章逐層開展，討論到了喪葬文化的意義，並從宗教與哲學的角度予以闡釋。國榮注意到了其時士林對喪服禮的重視，討論了厚

葬與薄葬的風氣何以形成，並從情與禮之間的對立、統一的關係予以闡釋。作為中文系的一名博士生，國榮自然會對哀悼文的內容和體制加以注意，中如對誄文、挽歌、哀策文和吊祭文的考察都很深入。大而言之，他對感傷文學的主題和意義，都有精到的解釋。<sup>3</sup>

有了老師的背書，更可確認本書的價值。本書可謂是繼錢志熙《唐前生命觀和文學生命主題》一書之後，<sup>4</sup>再度探討「生命主題」的力作。作者在錢志熙先生的研究基礎上，將生命主題鎖定在感傷的生命觀與文學表述，不管在深度、廣度上都能有新的拓點。對漢魏六朝文學的研究，「生命問題」確實應該佔據非常重要的地位。身處亂世的漢魏六朝文人，更易觸動對生命的關注。「死生亦大矣」，人們往往對生死問題常進行多方面的探討。大陸學者王立先生曾指出：「生死主題，……在魏晉南北朝之際，成為人們思考與詠嘆的中心。對生命個體的重視與對死的關注是呈正比的。」<sup>5</sup>故以「生命觀」、「生命文學」為考察的內容，可謂抓住了時代的脈搏。透由作者系統化的考察，為讀者展示了一部內容豐富的六朝士人心靈史。這是一本研究六朝者所必備之書，同時也是研究漢魏六朝「生命觀」、「生命文學」者必看之書。

## 貳、《中古感傷文學原論》內容概述

本書共分六章，各章章名及內容如下：

### 第一章 生命意識和悲慨傳統

<sup>1</sup> 本論文所使用的版本為——徐國榮：《中古感傷文學原論——漢魏六朝文士生命觀及其文學表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12月）之版本，為行文之方便，有時逕以「《中古感傷文學原論》」稱呼本書，而捨去書名副標題——「漢魏六朝文士生命觀及其文學表述」字樣。

<sup>2</sup> 見 <http://baike.baidu.com/view/1411949.htm?func=retitle> (2012/2/20)。

<sup>3</sup> 周勳初教授序文見徐國榮：《中古感傷文學原論——漢魏六朝文士生命觀及其文學表述》，頁序3。

<sup>4</sup> 錢志熙：《唐前生命觀和文學生命主題》（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6月）。

<sup>5</sup> 王立：《中國古代文學十大主題——原型與流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7月），頁300。



悲傷感慨原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心理情感，然在戰亂的時代，這種情感更是深廣而持續。漢魏六朝共八百多年，歷經九個朝代，每一次更替都是以無數生命和鮮血作為代價的。天災、人禍奪走了許多人的性命，文人觸目皆悲，自身的遭際是悲哀的，自身外的人生現象也是悲哀的，人生的本質，也就被文人視為悲哀的結晶。漢末魏晉文人不斷地咏嘆「人生」這個主題，文中大量感傷情調和意象的湧入，造成了「以悲為美」的審美藝術風潮，遷逝之悲和生命流變感幾乎是文士們時時刻刻要表述的文學主題。別離、失戀、離異、災禍、戰亂、死亡、孤立、憂鬱、悲愁、怨憤、悲怨之情紛呈雜沓而來，文人觸處皆悲，於是侈陳哀情、流連哀思之文蔚為一股強大的感傷潮流，席捲漢魏六朝，感傷主義時代正式宣告來臨，感傷文學也躍登歷史舞台。

## 第二章 感傷思潮的心理歷程

漢魏六朝的感傷思潮，可以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階段是西漢至東漢中晚期。本階段的特點是，感傷尚未成爲一種時代思潮，可稱爲前感傷主義時代。這個時代士人的感傷主題是「士不遇」，然其作品只能視爲一種牢騷，個人自身的悲劇罷了，而不具備社會普遍意義。第二個階段是東漢後期至劉宋孝武帝時期。這是感傷情緒最爲濃烈的一個時期，可稱爲感傷主義時代。這個時代士人的感傷的內容集中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孤獨感，一是對情的發現而帶來的痛苦。第三個階段是劉宋孝武帝時期至陳亡。這是對感傷的淡化和稀釋時期，此時因爲人們對感傷已司空見慣，對漢晉人的痛苦生命體驗也缺乏熱情和興趣；再者由於佛教的影響，人們找到了解決生命痛苦的途徑，不再執著於此岸世界的哀和樂。這三個階段都有其心理特徵與文學表現。

## 第三章 喪葬文化和士人的生命安頓

無論是從歷史事實還是士人的心理需求來說，喪葬文化無疑地與士人的生命安頓有著極爲

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關係。若按照歷史的時間順序來探討喪葬文化，即可從這個角度看見感傷文學的文化背景與士人安頓生命的心路歷程。兩漢喪服無定制，這種缺陷從漢朝建國至終漢之世，一直沒有解決。兩漢人在情感上是認同厚葬，但知識分子卻提倡薄葬，故漢代士人階層的生命安頓常在無序中左右衝突，以至於最後不得不以悲壯的形式出現，此正是無序化所致。時至魏晉，士風不競，通脫之風盛行，士人表現在喪禮上，屢有任情廢禮之事。情禮之爭，進入白熱化階段。玄學名士不肯接受儒家「以禮節情」的傳統理論，於是提出了「緣情制禮」的解決模式，這模式既承認「情」的存在價值，同時又確立「禮」的維繫社會制序和倫理道德的作用。名士既不廢情亦不廢禮，情禮合一成爲名士風流的註腳。

## 第四章 生死與超越

漢魏六朝幾百年間，人們至少有以下四種超越生死的方式：一、宗教的力量：（一）佛教：從東晉至南朝，幾乎所有文人都與佛教發生關係，佛教教義中的「神不滅論」和「因果報應論」，提供了人們生命安頓的處所，也使人們相信到彼岸的極樂世界是有可能性的。（二）道教：道教在漢魏六朝呈現多元性發展，貴族信奉的神仙道教與民間的道教雖有不同的教義和教規，然兩者對於生死問題的解脫與快樂的追求，則無二致。二、「三不朽」的感召：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生觀自漢以後已成爲中華民族思惟的底蘊，士人爲求實踐三立之價值，可以赴湯蹈火，九死不悔。三、玄學的洗滌：魏晉之時，玄學得到長足發展，士人沈緬於清談，這種精神饗宴，使士人進入忘我的天地達到快樂的頂點。四、行爲的努力：漢魏六朝士人以放達的行爲，企圖表達對生死問題的超越，或遊山玩水、談玄論藝，或飲酒服食、貪財好色，這些行爲展示了士人的生存方式和精神面貌，都是一種生命安頓的方式。

## 第五章 哀悼文的體制

哀悼文爲漢魏士人生命觀的一種文學表述，



一種悲傷情感載體，其體制約有如下幾種：一、誄：誄文本為作諡而用，通常為貴者、長者來寫，其內容要素有二：（一）述德。（二）寫哀。但演變至魏晉，前者功能變弱，後者功能變強，於是哀悼文突破應用文的範疇，成為抒情文體的一種，擔任哀悼文學中重要的角色。二、挽歌：挽歌乃送葬之歌，史載東漢時期挽歌正式成為凶禮之一項內容，〈薤露〉、〈蒿里〉是最早為官方承認的帶歌辭的挽歌。挽歌原本是助哀之用，然後來東漢人卻在婚宴之時，以挽歌來助樂，這是六朝以悲為美的風氣使然。三、挽歌詩：此乃文士歌咏喪葬內容的詩，內容多寫出殯埋葬之過程，慨嘆人死不能復生，有時作者會以墓主口氣為文。漢晉人觸處皆悲，歌哭萬端，大可不必非借挽歌詩抒懷。挽歌詩常受題材之限制，哀情直露，常不如詩、賦來得悲切感人。四、哀辭：摯虞、劉勰以為哀辭以傷痛為情感基調，哀痛的對象是夭折之子，如曹植〈行女哀辭〉、〈曹仲雍哀辭〉均是以悼念殤子為內容。然隋唐以後，哀辭不再是文體名，而演變成普通名詞，於是漢魏六朝時期施於幼童夭折的哀辭，成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文體。五、哀策文：哀策文的內容與誄一樣，都須褒德敘哀，只是必須以皇帝的口氣行文。哀策文有其禮儀的一面，當然大多應景之作，故文中少有真情實感。六、吊文：吊文常是漢魏六朝文士「借他人酒杯，澆心中塊壘」的牢騷之作，如王粲〈吊夷齊文〉、彌衡〈吊張衡文〉、陸機〈吊魏武文〉都是借物抒懷之文，吊文中的主體即是作者自己，客體即為所吊的對象，主體通過自己的審美經驗，使客體為主體說話。七、祭文：祭文源於祭祀活動，今存最早的祭文為曹操的〈祭橋玄文〉。祭文形式與吊文最大的不同只是提及「尚饗」之類的話語，內容上不若吊文那樣以己為主，而是以客為主。

## 第六章 感傷文學的主題和意象

在漢魏六朝的大時代中，感傷文學共同的主題是明顯可見的。這個主題總是伴隨著一些相關的意象。茲分成三大類：一、士不遇主題和聖哲

意象：漢代文學中的感傷情緒都是從吊屈原開始的，士人的生命價值觀念也以吊屈之文最為集中，文人在「懷才不遇」這一點上找到了聯結點，而與屈原同悲共哭，漢代的許多吊屈之文其實也都是在君臣遇合的問題上大做文章。二、遷逝主題和灰色、懷古意象：感傷文學的主題集中在遷逝之悲上，這個主題的表達，既可以是作品主體在現實當中焦慮感和緊迫感的體現，從而表現的文學意象多是灰色的，如死亡意象、墳墓意象和孤獨意象等等，又可以是對遷逝之悲的理性認識，從而在文學上多體現為懷古和詠史之類的作品。三、登游主題和幽人意象：對生命的感傷，必然導致對消除和舒解方式的尋求。漢魏六朝——尤其是魏晉六朝是個多災多難的時代，越是焦慮和緊張的時候，越是需要舒緩的力量，於是，登高望遠、遠遊升天，成了時人常見的話題。就文學的領域說，又形成了登高、遊仙主題。而在魏晉之際的孫登以「幽人」神姿令人嚮往，同時亦成為阮籍、嵇康幽人形象之張本而加以歌頌。

## 參、《中古感傷文學原論》之特色

### 一、選題切當新穎

好的論文選題，可謂是論文成功的一半。成功大學張高評教授即說：「如果你的研究選題失當，那麼你的研究貢獻頂多是平平。」<sup>6</sup>又說：「研究選題，就好像一個尚待開採的礦坑，一個礦坑既經選定，雖未開鑿，這礦坑資源蘊藏的精粗多寡實際已經決定了。當你選定一個題目打算進行研究的時候，這研究選題中到底蘊藏多少學術能源？具備多少研究潛力？包含多少學術價值？將來有多少前瞻性、延續性？在你首肯的一剎那，其實已經決定了。」<sup>7</sup>由此可見論文選題的重要性，它關係著未來的學術生命，其影響至深且鉅，不容輕忽。徐國榮先生的老師——周勛初教授也談

<sup>6</sup> 張高評：〈論文選題與學術研究〉（《國文天地》第18卷12期，2003年5月），頁82。

<sup>7</sup> 同前註，頁82。



到寫博士論文，題目不宜太大、太小或面目太舊。<sup>8</sup>以上兩位教授所言都是行家話語，初寫論者，應奉之為圭臬。而徐國榮先生所著《中古感傷文學原論》一書，其選題即避開了太大、太小或面目太舊之缺點，而能獨闢蹊徑，選題切當新穎，周勛初教授即稱道：

國榮在博士文的寫作上取得了一些成績，即與正確擇題有關，他喜歡讀漢魏六朝文學，這一階段的文人身處混亂時局，每易遭致不幸，因此在作品中充塞著一股感傷的情緒；與此相應，由老莊哲學發展而來的玄學，以及佛道等宗教，風靡朝野，這些又在文學作品中蓋上了諸多斑斕的色彩。國榮對哲學也有興趣，前此已經寫過有關老子與莊子的文學。他來南京大學求學，一直沿著綜合研究的方向前進。因此，他以這一階段文人的生命觀為題，考察這一命題在文學中的表現，正與個人的愛好與平時的素養相合。<sup>9</sup>

選題恰當，當然是論文取得成功的首要關鍵。題目內容有新意，又能與個人的才性素養切合，闡發之時當然也就可以發揮得比較充分。依筆者考察，本書是繼錢志熙《唐前生命觀和文學生命主題》一書之後，是研究生命主題的又一力作。錢志熙所選之論題相當富有原創性，研究六朝的學

者，較少寫這方面的論題。作者在錢志熙大作的基礎上，將生命主題鎖定在感傷的生命觀與文學表述，又將時代縮短到中古時代，這樣的研究與探討，不管在深度、廣度上都能有新的拓點。無可諱言的，作者的選題與內容，都是建立在錢志熙的研究成果之上的，<sup>10</sup>作者接了這一棒，在生命主題的研究之路上，再創新的里程碑。張高評教授也說：

做學術研究必須要走冷門，或半冷門，就好像接力賽，絕對不要從原點開始跑，要看前人跑到那裡，你就從那兒接著下去跑。……嘗試走一些前人沒有走過的路，講究新創發明，獨闢蹊徑，仍是最佳選擇。學術要走自己的路，不要一味走人家走過的路。<sup>11</sup>

徐國榮先生可謂找到了蘊藏豐富資源的學術金礦；尋到了一條適合自己又與眾不同的學術之路。

## 二、章節安排有序

徐國榮先生在本書的章節安排上頗見用心，其闡述徑路循序漸進，囊括漢魏六朝士人之思想、行為、文章等向度，是一本視角多元豐富的新穎之作。本文第一章先從「生命意識和悲慨傳統」的概念辨析出發，作者以為：「生命問題對於士人的心靈影響尤巨，故漢魏六朝文學中多有感傷情調。探討其時文士的生命觀及其文學表述，對把握這個時期文學的特質是很有意義的。」

<sup>8</sup> 周勳初先生以為寫博士論文，題目不宜太大。像近於通史、通論性質的題目，就不一定合適。這種論文跨越極大的時、空，為逐一介紹，往往沿用他人的成果，少有自己之創見，讀者易起空泛之感。其次，題目也不宜太小。有的題目雖然很具體，分析的確顯得精到，但解決的問題著實不多。且因觸及的面向較為狹隘，學生也學不到駕馭復雜問題的能力。再者，題目面目也不能太舊。有些前人已經做過多次的題目，難以推出新意。倘不能有新的開拓，盡可不必再去嘗試。即使採用許多新名詞術語粉飾一番，還是難逃明眼人看清底細。見周勳初先生為徐國榮《中古感傷文學原論——漢魏六朝文士生命觀及其文學表述》一書所寫之序文，頁序1。

<sup>9</sup> 同前註，頁序2。

<sup>10</sup> 作者曾言：「就目前而言，這是一本（指錢志熙《唐前生命觀和文學生命主題》）關於本課題（指文學生命主題）研究最為系統、最為詳盡的著作，理應受到本課題研究者的關注和尊重。當然，與文學研究的普遍規則一樣，這種關注和重視不能成為我們止步不前的藉口，更何況，面對這麼一個大的課題，某一種寫法只是我們的參考，而非拘縛的繩索。我們還有其他的寫法，當然更有馳騁的餘地。」參見徐國榮：《中古感傷文學原論——漢魏六朝文士生命觀及其文學表述》〈第一章·生命意識和悲慨傳統〉，頁2。

<sup>11</sup> 同前註，頁86。



<sup>12</sup>這段話揭示了本文的問題意識與所要切入的角度。

作者接下來分析這個時代的特色與審美觀。漢魏六朝是一個具有特色的時期，其特色表現在以下三點：一、人的覺醒。二、文的覺醒。三、感傷文學的形成。大量感傷情調注入士人的生命觀與文學作品之中，於是形成「以悲為美」的審美傾向，以至有「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之謂文」（蕭繹《金樓子·立言篇》）之說。作者在本章第二節辨析「悲美」與「悲怨」之別，以作為後文立論之哲理基礎。

徐國榮先生在第二章即針對「感傷思潮的心理歷程」進行史的考察。本章結合當時的歷史、宗教、哲學等宏觀的考察，將感傷思潮分為三個階段，並分析每個階段的感傷心理之特徵與形成之原因。而感傷的極致是——「悼亡」，於是在本書第三章「喪葬文化和士人的生命安頓」作者探討了漢魏之喪禮制度，作者以為喪葬文化與士人生命安頓關係至密。兩漢部分士人提倡薄葬，《後漢書》中，張奐、李固、范冉、楊震、王堂、鄭弘、趙咨、袁閔、趙歧、盧植、樊宏、梁騰、鄧騰、馬融等人皆遺令薄葬。作者說明士人堅持薄葬的理由有二：一是受老莊理論的影響，二是害怕被盜墓而致死後被發掘。經過東漢名士的親身實踐，漢晉人繼承了薄葬傳統。儘管圍繞著這個問題有過不少爭論，形成情禮之爭，甚至於東晉末年厚葬之風又一度短暫回潮，但就整個魏晉南北朝來說，薄葬基本上是時人的價值取向。

漢魏六朝士人面對感傷、失落，總不能永遠被動地沈淪於此，於是尋求各種方式來進行抵禦和超越，故在第四章「生死和超越」中，探討了士人各種消憂方式。其方式大致分為兩類：一是精神上的；一是行為上的。前者指儒、道、釋三種方式，後者指遊山玩水、談玄論藝、貪財好色、縱欲狂歡……等等方式。

第五章「哀悼文的體制」，乃延續第三章的

喪葬文化而來，作為喪葬的載體——「哀悼文」，自然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作者以漢魏六朝時期幾個重要的哀悼文體為例，探討喪葬文化與士人生命觀的關係，以及他們生命觀念的一種文學表述。

由於魏晉是個感傷主義的時代，士人觸處皆悲，於是在詩文中常表現感傷情懷。作者在第六章探討「感傷文學的主題與意象」，把漢魏六朝時期的感傷文學主題和意象歸結為三大方面：一、士不遇主題和賢哲意象。二、遷逝主題和灰色、懷古意象。三、登游主題和幽人意象。作者企圖以文學的具體事例，說明漢魏六朝時期的感傷思潮對當時文學的影響和兩者之間的密切關係。

由以上的分析，可見作者安排章節的用心，在第一章「生命意識和悲慨傳統」中，作者先做概念上的辨析，使讀者與作者有共識的基礎、溝通的平台，兩者聚焦避免雙方產生歧見。第二章「感傷思潮的心理歷程」先介紹三階段的感傷思潮，讓讀者有整體概念並能迅速深入作者的核心議題。第三章「喪葬文化和士人的生命安頓」與第四章「生死和超越」屬於漢魏六朝士人的思想、行為層面的探討。第五章「哀悼文的體制」與第六章「感傷文學的主題與意象」乃是漢魏六朝士人具體感傷文章的探討。其中第五章「哀悼文的體制」是第三章「喪葬文化」的載體；第六章「感傷文學的主題與意象」中的「士不遇主題」與第四章「生死和超越」中的「三不朽的闡述」形成對映關係。故本文各章節之間，不僅循序漸進、環環相扣且虛實相生、互相補充，形成一個有機整體。

### 三、考察深入，屢有創見

作者在本書中，有許多的考察都相當深入，又頗有創見，如作者對「誄文」文體之考察即頗有見地，他認為，誄文的抒情性和文學性何以得到重視和強化、述德功能又何以弱化，與諡議的興起和墓碑文的發展有極大關聯。他說：

<sup>12</sup> 徐國榮：《中古感傷文學原論——漢魏六朝文士生命觀及其文學表述》〈第一章·生命意識和悲慨傳統〉，頁6。



誄文本屬應用文體，為定諡號而用，而東漢以來私諡的興起，使「讀誄以作諡」成為一句空言。於是諡議又興起，臣僚文人們往往為一個人的諡號而爭論，人們也不會根據誄文而定諡了。<sup>13</sup>

碑文雖多虛飾，但記述生平業績基本上還是真實的。這樣，誄文的作諡而用的功能為諡議所代，述德功能也不若碑文之詳，原有的功能大為削減。<sup>14</sup>

由此可知，諡議的風氣與碑文的發展都削弱了誄文的述德功能。作者認為除此之外，東漢的後期濃郁的感傷思潮瀰漫，文學進入自覺時期，本為死者而作的誄文正適合表達哀情，於是誄文自然地轉入寄寓哀愁的抒情路線，也正是由於抒情功能和文學特點的加強，誄文已突破了應用文的束縛，成為抒情文體的一種，擔當著哀悼文學中的重要角色。<sup>15</sup>

其次，作者對挽歌的考察，不論是挽歌的起源和發展，或者是挽歌與挽歌詩的分辨，或是挽歌的助哀與助樂的功能探討，作者均考證確鑿，分析精闢，可謂是考察挽歌的箇中翹楚，功力之深，令人佩服！其它如哀辭、哀策文、吊文、祭文等文體的分析，也都令人擊節讚賞。其師周勛初教授即言：「（國榮）對誄文、挽歌、哀策文和吊祭文的考察，都很深入。」<sup>16</sup>筆者以為周教授所言非虛，的確如此。

此外，徐國榮先生在本書〈第一章·生命意識和悲慨傳統〉中談到中國人對生命問題的思考，作者探討了孔子的生死觀：

論者每以孔子「未知生，焉知死」（《論

語·先進》）為口實，認為他對生死問題進行迴避，不作深入思索。其實，這句話本身也是一種回答。因為生與死是相對而言的，把握「生」的價值也是看待「死」的意義的一種方式。何況，孔子說過「死生亦大焉」的話，認為死亡的意義在於生前的行為……儒家學派雖然缺乏對彼岸世界理論探尋的興趣，卻將死亡的意義通過生存的價值顯現出來。<sup>17</sup>

徐國榮先生所言「把握『生』的價值也是看待『死』的意義的一種方式。」的確解析得極好，韋政通也說：

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重點是放在「生」上，教人應先知生命的意義，然後把這種意義付諸實行。至於「死」，如果有什麼意義，完全要靠生的意義來決定。因此孔子思想的重點，總是教人如何踐仁，要人「無求生以害仁」，人活著如果沒有仁沒有愛，生命還有什麼意義？人在逼不得已的時候，寧可「殺生以成仁」，這是教人如何死，同時也在教人如何生，祇有真正知道如何生的人，才能解決死的問題，死的問題不能離開生去考慮。孔子為要求積極實現自我創造自我的人生，提供了一種健全的生死觀。<sup>18</sup>

李澤厚先生亦認為：

「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講的既是死的自覺，更是生的自覺，正因為「生」是有價值有意義的，對於死亡就可以無所謂甚至不屑一

<sup>13</sup> 徐國榮：《中古感傷文學原論——漢魏六朝文士生命觀及其文學表述》〈第五章·哀悼文的體制〉，頁163。

<sup>14</sup> 同前註，頁165。

<sup>15</sup> 同前註，頁166-167。

<sup>16</sup> 周勳初先生為徐國榮《中古感傷文學原論——漢魏六朝文士生命觀及其文學表述》一書所寫之序文，頁序3。

<sup>17</sup> 徐國榮：《中古感傷文學原論——漢魏六朝文士生命觀及其文學表述》〈第一章·生命意識和悲慨傳統〉，頁4-5。

<sup>18</sup> 韋政通：《中國思想史》上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年6刷），頁200。



顧。……如果生有意義和價值，就讓個體生命自然終結而無需恐懼哀傷，這便是儒家哲人所追求的生死理想。<sup>19</sup>

好「生」即能好「死」。有人說：「若能充實過一天，就可換得一日的好眠；若能充實過一生，就可換得一生的安息。」正是此義。在孔子看來，只有懂得生，才能懂得死，才能在死的自覺中感受到生。「生」與「死」是互相滲透，也是互相觀待的。徐國榮先生對孔子生死觀的體會，與韋政通、李澤厚先生不謀而合，俱能深契孔子生死觀之意蘊。

## 肆、《中古感傷文學原論》有待商榷之處

### 一、專有名詞應予以統一

在本書中，有三處的專有名詞，應設法統一：

#### (一)「中古」與「漢魏六朝」

本書書名的主標題為「中古感傷文學原論」，然副標題卻是「漢魏六朝文士生命觀及其文學表述」，忽而「中古」，忽而「漢魏六朝」，顯得有些紊亂。筆者以為還是以「漢魏六朝」為題較恰當，因為「中古」定義較不明確，它可以是指涉西洋的中古時期，<sup>20</sup>也可以是中國的中古時期，即便是中國中古時期，其意義有時指文王時期，有時是指漢魏六朝至隋朝時期，有人下推至

<sup>19</sup> 李澤厚：《華夏美學》（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89年4月），頁61。

<sup>20</sup> 中世紀（約476年—1453年），亦稱中古時代，是歐洲歷史上的一個時代（主要是西歐），由西羅馬帝國滅亡開始計算，直到東羅馬帝國滅亡，民族國家抬頭的時期為止。但是也有人認為中古時代是由約476年—1492年，而在1492年，哥倫布發現了美洲。更有人認為中古時代是由395年開始的，在395年，羅馬帝國分裂成東羅馬帝國和西羅馬帝國。見<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F%A4%E6%99%82%E6%9C%9F>（2012/2/20擷取）

唐朝，更有人更下推至宋朝，其時代界限眾說紛紜。遠不及「漢魏六朝」來的明確，故建議作者題目直接使用副標題即可，主標題可以拿掉。且內文之敘述也應避免兩者共同使用的情形，應力求統一。

#### (二)「感傷」與「悲慨」

本書時而言「感傷」，時而言「悲慨」，易使讀者產生困惑。本書書名為「中古『感傷』文學原論」，然在第一章章名卻變成「生命意識與『悲慨』傳統」，第二章章名又改回「『感傷』思潮的心理歷程」，第六章章名亦是「『感傷』文學的主題和意象」。筆者以為作者應先「正名」一番，並說明為什麼選擇「感傷文學」而不選擇「悲慨文學」、「悲怨文學」、「悲情文學」之原因，而選擇「感傷文學」為題名究竟有何優點？這些作者都必需事先加以釐清，以免名詞交錯並用，讓讀者混淆困惑，不知兩者之意涵、指涉是否雷同？作者行文之時，也應一以貫之，一氣呵成，切勿兩、三個相類之名詞同時並用。

#### (三)「生命觀」與「生命意識」

本書書名副標題為「漢魏六朝文士『生命觀』及其文學表述」，此言「生命觀」，而第一章「『生命意識』與悲慨傳統」卻言「生命意識」。「生命觀」與「生命意識」這兩者之異同也是作者必先釐清之處，倘若生命觀指涉較寬，生命意識較狹，是否作者也必須在第一章的緒論先作界定與說明。另，該書充斥著與「生命」相關連之字詞，如生命境界、生命價值、生命情調、生命思潮、生命情緒，生命安頓、生命表現……等等，當然探討文學生命主題一定會觸及這些現象與層面，但也是建議作者在文中的一開始就預作說明，以利後文之順利開展。

### 二、「士不遇」之主題只論至東漢，未能述及魏晉六朝

徐國榮先生在本書〈第六章·感傷文學的主題和意象〉第一節論及「士不遇主題和賢哲意象」，作者以為賈誼的〈吊屈原賦〉是漢代吊屈文中的首出之作，漢代許多吊屈文都是在君臣遇合問題上大做文章，這些作家都是在懷才不遇上



找到與屈原的聯結點而同悲共哭。董仲舒〈士不遇賦〉、司馬遷的〈悲士不遇賦〉均是如此，終前漢之世，屈原的形象定位始終是君臣不遇的哀傷承載者。東漢時期，士不遇的感傷仍是未曾稍歇，馮衍〈顯志賦〉、張衡〈應問〉、班固〈答賓戲〉、趙壹〈刺世嫉邪賦〉文中都迷漫著濃濃的不遇之感。作者對兩漢士不遇主題的觀察與論述，當然是相當準確、精闢的。然作者只論述到東漢末年，馬上走筆到陶淵明的〈感士不遇賦〉，中間許多魏晉時期的作家，如彌衡、王粲、曹植、張華、陸機、潘岳、左思、傅亮、鮑照、江淹、庾信等，這些眾多作家悲士不遇的作品，徐國榮先生卻是隻字未提。筆者以為，魏晉以後，社會政治動蕩，戰爭喪亂頻繁，使得這一時期抒寫生不逢時、不獲用世的作品更是如雨後春筍般地大量出現，士人實現人生價值的聲浪匯成時代洪流，滔滔而來。這些悲士不遇的作品都融匯了作家對社會、人生、歷史、現實等豐富、複雜的反映與思考，彌衡〈鸚鵡賦〉、王粲〈登樓賦〉、曹植〈九愁〉、向秀〈思舊〉、陸機〈嘆逝〉、鮑照〈蕪城〉、謝靈運〈撰征〉、〈歸途〉、沈約〈憫國〉、江淹〈哀千里〉、庾信〈哀江南〉等賦，都表現了對國家前途、人民命運深重的憂患意識。東晰〈貧家賦〉揭示了貧家生活的窘態，並寄予無限的同情。王粲〈登樓賦〉「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與陸游〈金錯刀〉「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獨立顧八荒」均充滿歲月流逝無可奈何的悲傷感和功名未就的焦灼感，這些作品中所表現的憂患意識，並不是消極的惜時嘆逝，而是寄寓了積極有為的及時建功立業的豐富內涵與情感。這些應是漢魏時期相當具有時代特色的作品，其思想性、藝術性都不容忽視。作者捨棄這些優秀作品而只談兩漢作品，這不僅令讀者有遺珠之憾，同時也與作者所訂書名——「漢魏六朝文士生命觀及其文學表述」不符。

在中國歷史上堪稱第一流的作家，從屈原開始，司馬遷、陶淵明、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蘇軾、陸游、辛棄疾，直到元明清時的一些戲曲家、小說家等，都有「士不遇」的經歷與作

品。「士不遇」的主題，在中國文學史中代有所繼，成為古代作家傳寫不衰的傳統主題。

### 三、感傷文學主題應可加上「死亡主題和墳墓意象」

作者在第六章探討「感傷文學的主題與意象」，把漢魏六朝時期的感傷文學主題和意象歸結為三大方面：一、士不遇主題和賢哲意象。二、遷逝主題和灰色、懷古意象。三、登游主題和幽人意象。筆者以為還可以加上——「死亡主題和墳墓意象。」徐國榮先生也說：「這些墳墓意象和感傷情結甚至在陶淵明那裏了並不少見。如果作一概率統計的話，漢魏六朝詩人中涉及的感傷意象當是最高的。」<sup>21</sup>然作者卻沒列入第六章來闡發，殊為可惜。

一般人很容易在墳前感嘆人世無常、生命不久。如古詩十九首〈青青陵上柏〉：「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人無墓陵松柏長青，也無澗石堅久耐住；又如〈驅車上東門〉：「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命有如朝露之短暫易逝，人生如寄焉能長久？再如〈去者日已疏〉：「去者日以疏，生者日已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墓犁為田，松柏摧為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滄海桑田，物化星移，人世無常乃是常。站在墳前，生與死的距離如此靠近又如此遙遠，而生命的意義到底何在？生命的價值是什麼？這是令人沈思的問題。

六朝天災人禍不斷，造成血流漂杵、死亡枕藉之悲劇，死亡事件天天上演。而有人死亡，便有人去埋葬，於是六朝墳墓林立，不可勝數，從六朝的詩文中就可知道「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語非虛假：

北芒何壘壘，高陵有四五……感彼雍門

<sup>21</sup> 徐國榮：《中古感傷文學原論——漢魏六朝文士生命觀及其文學表述》〈第一章·生命意識和悲慨傳統〉，頁7



言，淒愴哀往古。(張載〈七哀詩〉)  
山川汨其常弓，萬物化而代轉，何天地之難窮，悼人生之危淺。(張協〈登北芒賦〉)  
沿黃河之曲湄。睹墟墓於山梁，託崇山以自綏。見北域之藹藹，羅魁封之纍纍。……生矜跡於當世，死同宅乎一丘。翳形骸以下淪兮，漂營魂而上浮。隨陰陽以融冶，託山原以為疇。妍媸混而為一，孰云識其所修。(陸機〈感丘賦〉)  
丁年難再遇，富貴不重來。良時忽一過，身體為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台。身盡氣力索，精魂靡所能。嘉肴設不禦，旨酒盈觴杯。出壙望故鄉，但見蒿與萊。(阮瑀〈七哀詩〉)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柏翳岡岑，飛鳥鳴相過。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阮籍〈詠懷詩〉十三)  
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崗，萬代同一時。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阮籍〈詠懷詩〉十五)  
駕言出北闕，躑躅遵山陵。長松何鬱鬱，丘墓互相承。念昔徂沒子，悠悠不可勝。(陸機〈駕言出北闕行〉)  
結轡頓重基，殯宮何嘈嘈，哀響沸中闈。中闈且勿謹，聽我薤露詩。死生各異倫，祖載當有時。舍爵兩楹位，啟殯進靈輶。飲餞觴莫舉，出宿歸無期。惟衽曠遺影，棟宇與子辭。(陸機〈挽歌詩〉其一)  
今日天氣佳，清吹與鳴彈，感彼柏下人，安得不為歡。(陶淵明〈諸人共遊周家墓柏下〉)

漢魏六朝人喜歡以挽歌助樂，又喜歡寫自挽歌預演自己的死亡，也常常游覽墓地試圖體會死亡，他們有時會在墳地感嘆生命的短促；有時會讚美生命的美好與死亡的醜惡；有時會預想死後墓中的孤寂與靈魂的歸處；有時生起賢愚同歸塵土的哲思，於是對生命中的窮通、貧富、貴賤便有更豁達的解讀。總之，漢魏六朝人借死以觀生，他

們透由生命終點站——墳墓，來體驗死亡、模擬死亡、抒發對死亡的恐懼、進行哲理性的超越。在漢魏六朝的詩中，墳墓意象有時象徵著生命共同毀滅的悲劇性結局，有時象徵著生命融入大化運行的超然與解脫。

#### 四、可分析感傷情調的大時代背景

感傷的生命情調必有感傷的大環境方以致之，漢魏六朝的感傷情調的逐漸增強而蔚為氣候，與整個大時代背景是息息相關的。徐國榮先生在本書中並沒有專章或專節探討這種演變的原因，筆者以為在這方面作者可以再稍微著墨，以作為後文論述的基石與依據。

感傷情調的形成，從現實層面來看，自不能忽略社會、政治、倫理……等等之影響。這些原因前人都有所敘及，此不贅言。若從思想層面來看，筆者以為，「死亡概念」的成熟是造成感傷情調增強的重要原因之一。<sup>22</sup>「生命短暫」本來是人類顯而易明的客觀事實，可是人類的強烈的求生欲望及種種超越生命的意圖所孕生的複雜的生命觀、生命幻想，使生命短暫的必然性成為需要反覆論證和體認的問題。<sup>23</sup>當秦始皇、漢武帝的求仙活動失敗，長生不死的迷思被打破之後，人們的死亡概念也趨於成熟。當體認到「生命有限」的事實，並認清不能成神成仙，生命不能長生久視，人們才被迫正視死亡的容顏，不再心存幻想。錢志熙先生即言：「從漢代社會生命意識發展變化的總體趨勢來看，西漢時代神仙長生意識盛行，社會全體的生命情調趨於幻想；東漢時

<sup>22</sup> 「死亡概念」有四：一、不可逆性：生物體一旦死亡，其肉體無法再復活。二、無機能性：生物體一旦死亡，所有生物機能的停止。三、普遍性：凡是生物必會死亡。四、原因性：導致生物發生死亡的原因，必有其「自發因素」或「外力因素」。可參見曾煥棠：《認識生死學——生死有涯》〈第13章·死亡概念與發展〉(臺北：揚智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8月)，頁222。

<sup>23</sup> 錢志熙：《唐前生命觀和文學生命主題》(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6月)，頁176。



代則呈減弱之勢，而感傷情緒增加。」<sup>24</sup>漢魏六朝的人在反覆的論證中，終於認清了事實——「有生必有死」。神仙思想的削弱與淡薄，與死亡概念的成熟是息息相關的，它是造成感傷意識增強的重要原因。漢代送葬歌曲〈薤露〉曰：「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這在裡，死亡沒有任何的神秘延想，也沒有複雜的幻想，有的只是純然地哀死之情，赤裸裸地面對死亡。這其中沒有任何的粉飾包裝，生命終究回歸生命，與所有的生命一樣，終究逃不過必死的定律。當感傷基調定型之後，感傷的生命觀與文學表述也彌漫了六朝的天空，久久不散。

## 伍、結論

徐國榮先生所著《中古感傷文學原論》一書，以漢魏六朝文士的「生命觀」、「生命文學」為考察內容，可謂抓住了時代的脈搏，透由作者系統化的考察，為讀者展示了一部內容豐富的六朝士人心靈史。

本書的特色之一為——「選題切當新穎」：本書可謂是繼錢志熙《唐前生命觀和文學生命主題》一書之後，再度研究生命主題的力作。作者在錢氏的基礎上，將生命主題鎖定在感傷的生命觀與文學表述，又將時代縮短到中古時代，這樣的研究與探討，不管在深度、廣度上都能有新的拓點。在生命主題的研究之路，再創新的里程碑。

本書第二之特色為——「章節安排有序」：作者在本書的章節安排上頗見用心，其闡述徑路循序漸進，囊括漢魏六朝士人之思想、行為、文章等向度。在第一章「生命意識和悲慨傳統」中，作者先做概念上的辨析，使讀者與作者有共識的基礎、溝通的平台，兩者聚焦避免雙方產生歧見。第二章「感傷思潮的心理歷程」先介紹三階段的感傷思潮，讓讀者有整體概念並能迅速深入作者的核心議題。第三章「喪葬文化和士人的生命安頓」與第四章「生死和超越」屬於漢魏六朝士人的思想、行為層面的探討。第五章「哀悼文的體

制」與第六章「感傷文學的主題與意象」乃是漢魏六朝士人具體感傷文章的探討。本文各章節之間，不僅循序漸進且虛實相生、互相補充，形成一個有機整體。

本書第三之特色為——「考察深入，屢有創見」：作者在本書中，有許多的考察都相當深入，又頗有創見，如作者對「誄文」文體之考察即頗有見地，他認為，誄文的抒情性和文學性何以得到重視和強化、述德功能又何以弱化，與謚議的興起和墓碑文的發展有極大關聯。其次，作者對挽歌的考察，不管是挽歌的起源和發展，或者是挽歌與挽歌詩的分辨，或是挽歌的助哀與助樂的功能探討，作者均考證確鑿，分析精闢，可謂是考察挽歌的箇中翹楚。其它如哀辭、哀策文、吊文、祭文等文體的分析，也都令人擊節讚賞。

《中古感傷文學原論》一書待商榷之處有四：一、專有名詞應予以統一

在本書中，有三處的專有名詞，應設法統一：（一）「中古」與「漢魏六朝」：本書書名的主標題為「中古感傷文學原論」，然副標題卻是「漢魏六朝文士生命觀及其文學表述」，忽而「中古」，忽而「漢魏六朝」，顯得有些紊亂。筆者以為還是以「漢魏六朝」為題較恰當，因為「中古」定義較不明確。（二）「感傷」與「悲慨」：本書時而言「感傷」，時而言「悲慨」，易使讀者產生困惑。筆者以為作者應先「正名」一番，並說明為什麼選擇「感傷文學」而不選擇「悲慨文學」的原因。（三）「生命觀」與「生命意識」：本書書名副標題為「漢魏六朝文士『生命觀』及其文學表述」，此言「生命觀」，而第一章「『生命意識』與悲慨傳統」卻言「生命意識」。「生命觀」與「生命意識」這兩者之異同也是作者必先釐清之處。

二、「士不遇」之主題只論至兩漢，未能述及魏晉六朝

作者以為賈誼的〈吊屈原賦〉是漢代吊屈文中的首出之作，漢代許多吊屈文都是在君臣遇合問題上大做文章，這些作家都是在懷才不遇上找到與屈原的聯結點而同悲共哭。作者對兩漢士不

<sup>24</sup> 同前註，頁 170。



遇主題的觀察與論述，當然是相當準確、精闢的。然作者只論述到東漢末年，馬上走筆到陶淵明的〈感士不遇賦〉，中間許多魏晉時期的作家，作者卻是隻字未提。筆者以為，魏晉以後，社會政治動蕩，戰爭喪亂頻繁，使得這一時期抒寫生不逢時、不獲用世的作品更是如雨後春筍般地大量出現：彌衡〈鸚鵡賦〉、王粲〈登樓賦〉、曹植〈九愁〉、向秀〈思舊〉、陸機〈嘆逝〉、鮑照〈蕪城〉、謝靈運〈撰征〉、〈歸途〉、沈約〈憫國〉、江淹〈哀千里〉、庾信〈哀江南〉等賦，都表現了對國家前途、人民命運深重的憂患意識。三、感傷文學主題應可加上「死亡主題和墳墓意象」

作者在第六章探討「感傷文學的主題與意象」，筆者以為還可以加上——「死亡主題和墳墓意象。」六朝天災人禍不斷，造成血流漂杵、死亡枕藉之悲劇，死亡事件天天上演。而有人死亡，便有人去埋葬，於是六朝墳墓林立，不可勝數，從六朝的詩文中就可知道「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語非虛假。漢魏六朝有時會在墳地感嘆生命的短促；有時會讚美生命的美好與死亡的醜惡；有時會預想死後墓中的孤寂與靈魂的歸處；有時生起賢愚同歸塵土的哲思，於是對生命中的窮通、貧富、貴賤便有更豁達的解讀。總之，漢魏六朝人借死以觀生，他們透由生命終點站——墳墓，來體驗死亡、摸摸擬死亡、抒發對死亡的恐懼、進行哲理性的超越。

#### 四、可分析感傷情調的大時代背景

感傷的生命情調必有感傷的大環境方以致之，漢魏六朝感傷情調的逐漸增強而蔚為氣候，與整個大時代背景是息息相關的。作者在本書中並沒有專章或專節探討這種演變的原因，筆者以為在這方面作者可以再稍微著墨，以作為後文論述的基石與依據。感傷情調的形成，從現實層面來看，自不能忽略社會、政治、倫理……等等之影響。若從思想層面來看，筆者以為，「死亡概念」的成熟是造成感傷情調增強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整體而言，本書儘管有些小瑕疵，然瑕不掩瑜，它仍是研究六朝的學者必備之書，尤

其是作者對六朝文士的生命觀與生命文學的闡釋，均能帶給讀者迅速而正確的理解，其學術實力與貢獻均不容小覷。

## 參考書目

### 一、專著

1. 卞敏(1992年)，《六朝人生哲學》，南京，南京出版社。
2. 王立(1994年)，《中國古代文學十大主題》，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3. 王立(1999年)，《文學意象的的主題史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
4. 王立(1999年)，《悼祭文學的主題史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
5. 牟宗三(1985年)，《才性與玄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6. 何顯明、余芹(1994年)，《飄向天國的駝鈴——死亡學精華》，臺北，夏圃出版社。
7. 余嘉錫(1984年)，《世說新語箋疏》，臺北，仁愛書局。
8. 李清筠(2000年)，《時空情境中的自我影像——以阮籍、陸機、陶淵明詩為例》，臺北，文津出版社。
9. 李澤厚(1989年)，《華夏美學》，臺北，時報出版社。
10. 宗白華(1984年)，《美學的散步》，臺北，洪範書局。
11. 房玄齡等(1980年)，《晉書》，臺北，鼎文書局。
12. 林綺雲主編，林綺雲、曾煥棠、林慧珍、陳錫琦、李佩怡、方蕙玲合著(2000年)，《生死學》，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3. 韋政通(1991年)，《中國思想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14. 唐翼明(1992年)，《魏晉清談》，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5. 徐國榮(2001年)，《中古感傷文學原論——



- 漢魏六朝文士生命觀及其文學表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6. 袁濟喜 (1995年)，《人海孤舟——漢魏六朝士的孤獨意識》，河南，人民出版社。
  17. 馬茂元 (1988年)，《古詩十九首探索》，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18. 陳鵬程 (1983年)，《主題學研究與中國文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19. 陶東風、徐莉萍 (1993年)，《死亡·情愛·隱逸·思鄉——中國文學四大主題》，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
  20. 馮友蘭 (1984年)，《三松堂學術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1. 劉正浩、邱燮友等注譯 (1996年)，《新譯世說新語》，臺北，三民書局。
  22. 慧皎 (1986年)，《高僧傳》，臺北，廣文書局。
  23. 錢志熙 (1997年)，《唐前生命觀和文學生命主題》，北京，東方出版社。
  24. 羅宗強 (1992年)，《玄學與漢晉士人心態》，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1. 吳炳輝 (1991年)，《六朝哀挽詩歌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 陳昌明 (1987年)，《六朝緣情觀念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3. 彭婉蕙 (2002年)，《漢晉士人的群我處境與生命衝突——以《世說新語》為中心之考察》，南投，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4. 黃雅淳 (2001年)，《漢晉士人悲情意識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 三、期刊論文

1. 江風賢 (1989年3月)，〈論陶淵明生死觀中的超脫與憂患〉，《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
2. 祝菊賢 (2001年1月)，〈魏晉南朝詩歌意象的文化透視〉，《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3. 張高評 (2003年5月)，〈論文選題與學術研究〉，《國文天地》第18卷12期。

### 二、碩博士論文



# Commentary on Xu Guorong's *Discussion of Medieval Sentimental Literature* —*Life Perspectives and Literary Interpretations of the Literary Men of Wei, Jin and Six Dynasties*

Miao-shun Wang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 Abstract

Xu Guorong's *Discussion of Medieval Sentimental Literature—Life Perspectives and Literary Interpretations of the Literary Men of Wei, Jin and Six Dynasties* revealed the life perspectives and life literature of the literary men during this period, capturing the pulse of the times and demonstrating a content-rich spiritual history of the literary men through the author's systematic study.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six chapters: chapter one, the foreword; chapter two, the content overview of *Discussion of Medieval Sentimental Literature*; chapter thre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scussion of Medieval Sentimental Literature*, which is broken down into three sections—a. suitable and novel topic selections, b. structured chapters and c. in-depth investigations and innovative ideas; chapter 4, issues open to question in *Discussion of Medieval Sentimental Literature*, which is broken down into four sections—a. proper nouns should be unified, b. the theme of being underappreciated was only referred to Han Dynasty, failing to address Wei, Jin and Six dynasties, c. sentimental literature should be coupled with death themes and grave images and d. analysis of sentimental background of this period; chapter five, conclusions.

**Keywords:** Wei, Jin and Six Dynasties, sentimental literature, life perspectives, life Literature, Shi Shuo Xin Yu

---

\*Corresponding author: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64, Wen-Hua Road, Hu Wei, Yun Lin, 63208, Taiwan.  
Tel: +886-5-6315847  
E-mail: Hope@nfu.edu.tw

